

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



增評加註
全國
紅樓夢



一名增補石頭記
一名圖註金玉緣



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行

發行各省各埠大書局

序

天名離恨僅看一現之曇華地接長安擬種
連枝之勾藥絳珠幻影黛玉前耳源竭愛河
楚生頑石紅樓夢醒猶疑人月團圓碧簡灰
飛誰信滄桑顛倒儘許情根蟠結原爲烏有
之談直教楚劍精瑩難割鴛鴦傳之累此間以
眼淚洗面旁觀方手倦支頤似空似色疑假
疑真如曹雪芹石頭記原編繼以沈青士紅
樓夢諸賦端杻正面者墜風月寶鑑之情魔

別具會心者即玉茗傳奇之性理乃復夢中
說夢癡不勝癡圖繪傳神評贊索隱斷以春
秋之筆凝爲水墨之魂太虛幻境偏多柱史
之才新誌齊諧亦有卧遊以樂波姑妄言我
叅別解一心一贊一卷一圖或合或分生漸
生悟茶初酒半燈燼香過其求諸南華之解
脫乎抑寄諸北苑之丰神乎則此卷之旂旒
蕭疏殆有勝於博奕之百損而無一益也已
光緒十四年小陽月望日華陽僊齋識

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首

太平閒人石頭記讀法

石頭記一書。不惟膾炙人口。亦且鐫刻人心。移易性情。較金瓶梅尤造孽。以讀者但知正面。而不知反面也。間有巨眼能見知矣。而又以恍惚迷離。旋得旋失。仍難脫累。得閒人批評。使作者正意。書中反面。一齊湧現。夫然後聞之足戒。言者無罪。豈不大妙。

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。祖大學而宗中庸。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。又曰不過大學中庸。

是書大意。闡發學庸。以周易演消長。以國風正貞淫。以春秋示予奪。禮經樂記。融會其中。周易學庸。是正傳。石頭記竊衆書而敷衍之。是奇傳。故云。倩誰記去作奇傳。

致堂胡氏曰。孔子作春秋。常事不書。惟敗常反理。乃書於策。以訓後世。使正其心術。復常循理。交過於治而已。是書竊此意。

世事洞明。皆學問。人情練達。即文章。是此書到處警省處。故其補叙人情世事。如燃犀燭。較諸小說。後來居上。

石頭記一百二十回。一言以蔽之。左氏曰。譏失教也。

易曰。臣弑其君。子弑其父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故謹履霜之戒。一部石頭

記一漸字。

鶴林玉露云。莊子之書。以無為有。戰國策之文。以曲作直。東坡平生熟此二書。為文惟意所到。後辨痛快。無復滯礙。我欲以此語轉贈石頭記。

是書敘事。取法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。

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。借徑在金瓶梅。攝神在水滸傳。

石頭記是暗金瓶梅。故曰意淫。金瓶梅有苦孝說。因明以孝字結。石頭記則暗以孝字結。至其隱痛。較作金瓶梅者尤深。

金瓶梅演冷熱。此書亦演冷熱。金瓶梅演財色。此書亦演財色。

今日小說。閒人止取其二。一聊齋志異。一石頭記。聊齋以簡見長。石頭記以煩見長。聊齋是散段。百學之或可肖其一。石頭是整段。則無從學步。千百年後。人或能學之者。然已為千百年後人之書。非今日之石頭記矣。或兩不相掩。未可知。而在此書自足千古。故閒人特為著佛頭羹。其他續而又續。及種種效顰部頭。一概不敢聞教。

紅樓夢乃此書正名。而閒手空空道人。因空見色。一段文中。有石頭記。情僧錄。風月寶鑑。金陵十二釵諸名目。而絕無紅樓夢三字。即此便是舍形取影。乃作者大主意。故凡寫書中人。都從影處著筆。

紅樓夢三字。出於第五回。實即十二釵之曲名。是十二釵為夢之目。情僧錄情字為夢之

綱故閑人於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。第一段結石頭記。第二段結紅樓夢。第三段結風月寶鑑。而情僧錄十二釵一綱一目在其中矣。

百二十回大書。若觀海然。茫無畔岸矣。而要自有段落可尋。或四回為一段。或三回為一段。至一二回為一段。無不界劃分明。圖圖吞棗者不得也。閑人為指出之。省却閱者多少心目。寶玉有名無字。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。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又先天本來無字也。是書釵黛為比肩。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。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。接寫者必是寶釵。寫寶玉同寶釵事跡。接寫者必是黛玉。否則用襲人代釵。用晴雯代黛。間有接以他人者。而仍不脫本處。乃是一絲不走。牢不可破。通體大章法。

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。是極不善處。世極不自愛之一人。致蹈殺機而不覺。寫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。是極有城府。極圓熟之一人。究竟亦是枉了。這兩種人都做不得。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。答曰。玉石演人心也。心宜向善。不宜向惡。故易道貴陽而賤陰。聖人抑陰而扶陽。木行東方主春生。金行西方主秋殺。林生於海。海處東南陽也。金生於薛。薛猶云雪。

錮冷積寒。陰也。此為林為薛。為木為金之所由取義也。

此書凡演姻緣離合。其人如尤二尤三。夏金桂等。不可枚舉。而無非演寶釵。凡演天人定勝。其人如王道士。王醫。包勇。賤大姐等。不可枚舉。而無非演劉老老。換湯及換藥。如此而

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。

書中詩詞各有隱意。若謎語然。口說這裡。眼看那裡。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。故不揣摩大家高唱。不比他小說。先有幾首詩。然後以人硬嵌上的。

是書名姓。無大無小。無巨無細。皆有寓意。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。其餘則令讀者自得。有正用。有反用。有莊言。有戲言。有照應全部。有隱括本回。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來。從無隨口雜湊者。可謂妙手靈心。指麾如意。

書中大致。凡歇落處。每用吃飯。人或以為笑柄。不知大道存焉。寶玉乃演人心。大學正心。必先誠意。意。脾土也。吃飯實脾土也。實脾土誠意也。問世人解得吃飯否。

書中多用俗諺巧語。皆道地北語京語。不雜他處方言。有過僻者。間為解釋。

是書又總分三大支。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。至三十六回夢兆絳芸軒為第一支。以劉老老為主宰。以元春副之。以秦鍾受之。以北靜王證之。自四十四回三宣牙牌令。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。為第二支。以鴛鴦為主宰。以薛寶琴副之。以尤二姐受之。以尤三姐證之。自七十一回無意遇鴛鴦。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嫗。為第三支。以劉老老鴛鴦合為主宰。以傻大姐副之。以夏金桂受之。以包勇證之。是又通身大結構。

一部石頭記。計百二十回。灑灑洋洋。可謂繁矣。而無一句閑文。一部石頭評。計三十萬字。瑣瑣碎碎。可謂繁矣。而尚有千百剩義。是望善讀者。觸類旁通。以會所未逮爾。

有謂此書止八十回。其餘四十回。乃出另手。吾不能知。但觀其通體結構。如常山蛇首尾相應。安根伏線。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。且詞句筆氣。前後全無差別。則所增之四十回。從中後增入耶。抑參差夾雜增入耶。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。雖重以父兄命。萬金賞。使閒人增半回不能也。何以耳為。隨聲附和者之多。

閒人幼讀石頭記。見寫一劉老老。以為插科打諢。如戲中之丑腳。使全書不寂寞設也。繼思作者既設科諢。則當時與燕笑。乃百二十回書中。僅記其六至榮府。末後三至。乃足完前三至。則但謂之三至也可。又若甚省而珍之者。而且第三至在喪亂中。更無所用科諢。因而疑。再詳讀留餘慶曲文。乃見其為救巧姐。重收憐貧之報也。似得之矣。但書方第六回。要緊人物。未見者甚多。且於寶玉初試雲雨之次。恰該放口談情。而乃重頓特提。必在此人。又源源本本。叙親叙族。歷及數代。因而疑轉甚。於是分看合看。一字一句。細細玩味。及三年。乃得之。曰。是易道也。是全書無非易道也。太平閑人石頭記批評。實始於此。試指出之。劉老老一純坤也。老陰生少陽。故終救巧姐。巧姐生於七月七日。七少陽之數也。然陰不遽陰。從一陰始。一陰起於下。在卦為姤。䷫。以寶玉純陽之體。而初試雲雨。則進初爻。一陰而為垢矣。故緊接曰。劉老老一進榮國府。一陰既進。馴至於剝。䷖。則老老之象已成。特餘一陽在上而已。剝九月之卦也。爻十月即為坤。䷁。故其來為秋末冬初。乃大往小來至極之時。故入手尋頭緒曰。小小一個人家。小小之家姓王。小小京官。小小字凡三。

見計六小字。悉有妙義。乾三連即王字之三橫。加一直破之。則斷而成坤。其斷自下而上。初爻斷為巽。巽為長女。故為母居女家。二爻斷為艮。艮為狗。故婿名狗兒。三爻斷為坤。坤臣道也。故做官與王姓聯宗。則因重之為六畫之坤。自垢而遯而否。而觀而剝而坤。悉自小小而進。其勢甚利。不可制止。故聯宗為勢利。而榮府正當盛時。其極尚遠。故為遠族。狗兒之祖。但曰姓王。但曰本地人氏。而無名。本地人氏。坤為地也。地道無成。而代有終。故不名。而名其子為成。亦相繼身故也。狗兒一艮。王成亦即艮。艮東北之卦。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。故曰成。東北為春冬之交。故生子名板兒。板文本反。水令退。木令反矣。又生一女名青兒。青乃木之色。由北生東。是即老陰生少陽也。艮在五行為土。故以務農為業。老寡婦無子息。陰不生也。久經世代者。貞元運會。萬古如斯。而聖人作易。扶陽抑陰。及至無可如何。而此生不生不息之真種。必謹謹保留之。是則所謂劉老也。劉留也。奈何世人身心性命之際。獨不理會。一劉老老。而且為王熙鳳之所笑。悲夫。

書中借易象演義者。元迎探惜為最顯。而又最晦。元春為泰。正月之卦。故行大迎春。為大壯。二月之卦。故行二。探春為夬。三月之卦。故行三。惜春為乾。四月之卦。故行四。然悉女體。陽皆為陰。則元春泰轉為否。迎春大壯轉為觀。探春夬轉為剝。乃書中大消息也。歷評在各人本傳。

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首

護花主人批序

南華經曰。大言炎炎。小言詹詹。仁義道德。羽翼經史。言之大者也。詩賦歌詞。藝術稗官。言之小者也。言而至於小說。其小之尤小者乎。士君子上不能立德。次不能立功立言。以共垂不朽。而妄蔓焉。小說之是講。不亦鄙且陋哉。雖然。物從其類。嗜有不同。麋鹿食薦。蚍且甘帶。其視薦帶之味。固不異於梁肉也。余菽麥不分之無謹識。人之小而尤小者也。以最小之人。見至小之書。猶麋鹿蚍且適與薦帶相值也。則余之於石頭記。愛之讀之。讀之而批之。固有情不自禁者矣。客有笑於側者曰。子以石頭記為小說耶。夫福善禍淫。神之用也。勸善懲惡。聖人之教也。石頭記雖小說。而善惡報施。勸懲垂誡。通其說者。且與之神聖同功。而子以其言為小。何徇其名。而不究其實也。余曰。客亦知夫天與海乎。以管窺天。管內之天。即管外之天也。以蠡測海。蠡中之海。即蠡外之海也。謂之無所見可乎。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。並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。別一小天海。管蠡而外之天海。又一大天海也。道一而已。語小莫破。即語大莫載。語有大小。非道有大小也。石頭記作者。既自命為小說。吾亦小之云爾。若夫禍福自召。勸懲示儆。余於批本中。已反覆言之矣。客無以難。曰。子言是也。即取副本藏之而去。因書其言以弁卷首。

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香氏書於雙清仙館

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首

護花主人摘誤

石頭記結構細密。變換錯綜。固是盡善盡美。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。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。然細細翻閱。亦有脫漏紕繆。及未愜人意處。余所閱袖珍。是坊肆翻板。是否作者原本。抑係翻刻漏誤。無從考正。姑就所見。摘出數條。以質高明。非敢雌黃先輩。亦執經問難之意爾。

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。次子賈璉。其長子何名。是否早故。並未敘明。似屬漏筆。十二回內。說是年冬底。林如海病重。寫書接林黛玉。賈母叫賈璉送去。至十四回中。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。林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。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。年底趕回。要大毛衣服等語。若林如海於九月初身故。則寫書接黛玉。應在七八月間。不應遲至冬底。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。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。何必又遣人來取。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。又送靈至蘇。年底亦豈能趕回。先後所說。似有矛盾。

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。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。結社聯吟。其豪邁爽直。別有一種風調。則初到甯榮二府時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。及十二回以前。並未提及。至十三回秦氏喪中。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。忽有史湘雲出迎。亦不知何時先到甯府。突如其來。未免無

根恐係翻刻誤填。非作者原本。

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。攏翠菴已圈入園中。究係何時建造。何人題名。妙玉於何時進菴。如何與賈母等會面。竟無一字提及。未免欠細。

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。即進寺焚香拜佛。自然即是攏翠菴。維時妙玉若已進菴。豈敢不迎接元妃。抑係尚未進菴。或暫時迴避。似應敘明。

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。等至二更。寶釵方回來。曾否借書。一字不提。竟與未見寶釵無異。似有漏句。

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。寶釵走來。愛其生活新鮮。於襲人出去時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。文情固嫵媚有致。但女工刺繡。大者上綳。小者手刺。均須繡完配裏。方不露反面鍼腳。今兜肚是白綾紅裏。則正裏兩面。已經做成。斷無連裏刺繡之理。似於女工欠妥。

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。忙叫快請。究竟曾否去請。抑黛玉已經回去。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。似有脫漏。

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。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。竟不提。似欠照應。

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。畫蔷之齡官。是死是生。作何著落。並未提及。似有漏筆。六十三回平兒還席。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。正在園中打鞦韆時。忽報賈敬暴亡。尤氏即忙忙坐車。帶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。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。稍覺疏漏。

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。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。自應仍與尤二姐同往。乃六十八回王熙鳳到尤二姐處。並不見尤老娘。尤二姐進園時。母女亦未一見。殊屬疏漏。

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。既云人不知鬼不覺。何以知其死於吞金。不於賈璉見屍時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。亦似疏漏。

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。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。回家伺候。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。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。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。直待了頭。匆忙來找寶玉。始更衣前去。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於照應。

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。寶玉私自探望。晴雯贈寶玉指甲。及換著小襖。寶玉是夜回園。臨睡時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。寶玉必向說明。囑令收藏。乃竟未敘明。實為缺漏。

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。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。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。似不過偶然暫避。旋即回家。若多日不回。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。聽其久出之理。今寫金桂與寶蟾噪鬧。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。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。

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。尚在上房收存。以致被盜。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。乃一百一十一回中。鴛鴦反問鳳姐。銀子曾否發出。此處似不甚關樞。

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。但心窄情癡。以致自促其年。即返真還元。應仍為仙草。與寶玉之石頭無異。纔是本年面目。論其生前情欲。不應即超凡入聖。遽為上界神女。至瀟湘妃子。

不過因其所居之館。又善於悲哭。故借作詩社別號。且妃子二字。亦與閨媛不稱。何必坐實其事。一百十六回中。寶玉神遊太虛幻境。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。似見非見。引至仙草處。見其微風吹動。甄搖嫵媚。及仙女說出因緣。便可了結。末後絳殿珠簾。請回侍者一段文字。轉覺畫蛇添足。應否刪節。請質高明。

一百十九回。寶玉不見。次日薛姨媽。薛蝌。史湘雲。寶琴。李嬌娘等。俱來慰問。惟李綺。邢岫煙二人不到。李綺當是已經出閣。邢岫煙與寶釵為一家姑嫂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。乃竟不一來。終覺欠細。